



草烟

狄莫夫著

烟草

第一部

〔保加利亚〕狄莫夫著

秦水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出版

Димитър Димитров

ТЮТЮН

据俄译本“ТАБА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6) 译出。

烟 草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1468 字数 223,000 开本 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 19 $\frac{13}{16}$ 插页 1

1959年9月北京第1版 195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 (3) 1.90 元

第一 部

1

葡萄快收完了。

葡萄園間點綴着一些小別墅和磚房，從那里一會兒傳出輪
唱曲似的輕快樂觀的和諧歌聲，一會兒傳出孤独歌手的飄向藍
天的充滿憂郁情調的曼聲低唱。陽光已經不很強烈，別墅附近
的桑樹、梨樹和椴樹的葉子，在秋風的嘆息聲中輕盈地飄落，
用樹的內皮扎在架上的葡萄蔓已經微微發黃，一串串沉甸甸的
葡萄墜得它軟弱無力地低垂着。收葡萄的人多半是些年輕小伙
子，臂上挎只籃子，在葡萄架間松軟的砂土地上來回奔忙。他們
愉快地互相戲謔，逗趣。玩笑往往開得太過火，便惹得老年人出
來干涉。收“帕米達”葡萄的人，總是隨便把它往大桶或籃子
里一扔，可是收琥珀黃“保加爾”葡萄和包着一層淡藍色薄膜的“麝
香”葡萄的人，却要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淺箱子里，準備以後再
撒上一層灰子，一直保存到深秋。當年輕人聚在大桶旁邊，或是
坐下來吃東西的時候，常常用葡萄核互相投擲，嘴里不住叫嚷，
可是叫嚷聲中總帶有無限的感慨，放肆的戲謔里隱含着憂郁，
誰不知道，秋陽、愛情、甜葡萄這種醉人的良辰美景，不過只有短
暫的幾天呢！

全城聞名的奧科爾警察總局巡官查克爾的女兒伊利娜也和
大家在一起高興地歡笑着。她甚至和一個漂亮的執袴少年閑談
起來，這個執袴少年到她父親的葡萄園里不是來干活的，他只是
閑得無聊，在收葡萄時節來散散心，他把拴狼狗的繩索纏在食指
上，一會兒也不鬆開。他的父親作過議員，他們家被公認為是城
里最顯赫的門第。但是伊利娜並不喜歡他，嫌他玩笑開得太粗
野。她認為要想討好她這樣身份的姑娘得用另一種方式。她
感到有些損傷了自尊心，心里有些懊惱，——他對她說俏皮話的
時候，怎能那麼高聲嘻笑呢！——於是她決定回家去。伊利娜
揹起一籃預備做甜食用的葡萄，悄悄從通向羅馬古道的小徑上
走了，誰也沒有發覺。她沉思着低頭往前走，沒有看見迎面走來
一個鄉村小伙子，這個人身穿家織呢子衣服，腳上一雙生牛皮
鞋^①。這是她的堂兄金科。查克爾供他簡單的食宿，讓他念完中
學。他為了報答叔父的這種恩德，一夏天都在叔父的葡萄園和
煙草地里干活。

金科走出城，心里想着查克爾最後囑咐的話。

“爸爸叫你天黑以前就回家，”他碰見伊利娜時，對她說道。

“就回去，就回去，”姑娘氣沖沖地回答着。

查克爾覺得年輕人是靠不住的。太陽一落山，他就不讓伊
利娜和自己的親侄子兩個人在一起了。他堅信黑暗對於道德基
礎是個最可怕的威脅，尤其在這收葡萄的時節，年輕人特別興
奮，所以他決不許女兒到日落以後才回家。

“他說叫你帶些麝香葡萄回去，”金科補充了一句。

他和往常一樣，提到叔叔時，語氣里總帶點譏諷的口吻。金

① 農民穿的用生牛皮編的一種鞋。——俄譯本注。

科是个漂亮的小伙儿，高高的个子，淡黄色的头发，长着一对发绿的眼睛；可是伊利娜看他穿着一双生牛皮鞋，夹着一个花紋麻布书包上中学，就觉得有他这样一个本家，自己脸上不光彩。

“带着呐！……”伊利娜不耐烦地答道。

她在两旁布满了葡萄园的罗马古道上走着，路面有的地方还很完好；据中学历史教员说，这条古道还是图拉真^①皇帝时代修成的。为防止路基坍塌，路旁斜坡上垒了一堵石墙，石墙附近丛生着鼠尾草和钩悬子（叶子上起了黄斑，好象已经染上秋色了），一丛丛的野玫瑰结着金黄的浆果。有些葡萄园已经收获完毕，空闲下来。只剩下了几个草人，身上披着蓬散的稻草，头上顶着宽沿帽，凄凉而孤独地竖在木杆上，破衣烂衫无精打采地随风飘动。看了路旁各色各样枯萎着的草木，鼠麴草和毛茛，令人产生一种寂寞感，淡淡的阳光和宁静的气氛又使这种寂寞感充满甜蜜而又悲伤的情调。

罗马古道通着公路。伊利娜走到公路上，停下来休息了一小会儿，然后换一只胳膊挎起沉重的葡萄篮，继续向城里走去。她回头眺望了一下，那些布满葡萄园的小土丘已经落在后边了。收葡萄的时节就这样过去了，这一个夏天也过去了，这一年也要过去了，没有留下一点值得眷恋的事情，她沉思着，哀愁涌上了心头。她不能象普通人家姑娘那样太不讲究规矩，不能和邻居的女孩子们在一起，不能象她们那样随便和附近各区的小伙子逗笑。和她年岁相仿的姑娘都是些普通姑娘，她们很粗野，甚至还不干净；但是她们自己不理睬这些，因为她们既不喜欢念书，也不想过另一种生活。她们的父亲是些小手艺人、信差、村公所

① 图拉真（57—117），九八至一一七年罗马皇帝，对内实行中央集权，对外实行侵略政策，扩张罗马帝国疆域。——译者注。

的小職員、烟草堆棧的工匠，他們還要干各種各樣副業來補貼家用，有的在城外兼種几塊地，有的栽種些烟草或葡萄，還有些人釀造拉吉亞酒^①。這些女孩子蓬頭散發，腳下穿一雙那利木^②就上街，她們穿着花花綠綠的連衣裙在廣場上游逛，只要有男人追逐就心滿意足，再也不想別的了。伊利娜也不愛和那些出身知識分子家庭的小姐交往，嫌她們傲氣凌人。她們連回答教師的話都是傲慢不遜的，這樣的女學生如果有誰照功課成績只得了五分，沒有得六分^③，她父親會馬上去找校長，要求說明理由。

公路兩旁是一片烟草園，淡紅色的原野起伏波動。有些烟草園還在收穫芳香的高級品種“烏喬維特”和“科瓦拉什”烟葉。過了不久，曾在葡萄園里和伊利娜說話的那個年輕人，坐着兩輪車從公路上來了。他很大方地隨便對她微微一笑。這個青年也是回城里去的，但他並沒有想請伊利娜坐他的車一道走。他不願教別人看到他和一個“平民”出身的女孩子，一個普通警察的女兒同坐一輛車，這是和一個城內最高貴的上流社會人物的身分絕不相稱的。

伊利娜低下了頭。這倒不是由於她走的時間太長疲倦了，也不是那個青年人的行為使她難堪，而只是因為她覺得這個青年也不過是個俗人，和頭髮抵得挺亮的崇拜她的那個声乐教師一樣，也和那些不相識而給她寫情書的人一樣，甚至和那些天生一副蠢相，蓄着苦心修飾的胡子，系着鮮艷的領帶，晚間在廣場上游逛，在電影院嗑瓜子的一流人一樣，都是一些地方上的庸俗人物。

① 手工釀造的一種白燒酒。——俄譯本注。

② 一種木屐。——俄譯本注。

③ 保加利亞學校里記分採用六分制。——俄譯本注。

这个女孩子叹了一口气。但愿早些中学毕业，毕业以后好到索非亚去进医学院。她知道她应该怎样生活，她能从生活中得到些什么。这时她的眼前很生动地浮现出“救星之王”街心花园里清洁的微黄色马路，在苍茫的暮色里神秘地闪着光芒的霓虹灯广告，茶食铺小食台后边坐着潇洒的男人和美丽的女人，电影院里挂着宽大银幕，一排排舒适柔软的沙发椅上满坐着文雅的观众，那里没有嘴里吐着葵花子皮，发出大蒜臭味的粗人。

突然一声刺耳的男人声音，打断了她的思路。

“等一等！”有个人叫着。“给我点葡萄！……”

在这样偏僻的地方，突然听到这种莽撞的男人声音，这样不客气的话，她吓了一跳，从幻想中醒来，又回到了现实中。她的心扑腾扑腾跳着，抬头一看，原来是绰号叫“大礼服”的拉丁文教师的儿子站在她的面前。他是一个阴郁、冷淡而孤僻的青年，他从中学毕业后，一直没有固定的工作。当地的女孩子都躲避着他，他对她们也丝毫不感兴趣。伊利娜在中学校园里看见过他，在街上也常碰到，常常奇怪为什么他总不仔细看她一眼呢？他长的十分孱弱、消瘦，不过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礼服”的家里日子总是不好过，一年中难得有顿饱饭吃。他脸色苍白，眼睛发黑，眼窝深陷，目光倒还锐利。伊利娜每次见到他，不论在街上什么地方，总要琢磨他半天。她觉得凭这张冷淡而端正的脸，象小说中那样的女人是会爱上他的。但是她并不特别喜欢这张脸。每到黄昏，伊利娜读完书或作完一天的工作休息下来时，她就在想象中描绘她认为是美男子的形象。值得她爱慕的人，应当是高大的身材，长着匀称的长腿，细长而美好的手臂；人要瘦些，但必须结实，精明强干的脸上透露出热情的特征。“大礼服”的儿子虽然不象这样，但他身上却有某些使她动心的因

素。因为他和别的男孩子完全不一样。

现在他神情冷淡地站在她的面前。他身材不高，没有戴帽子，穿着揉皱了的廉价的西服，皮鞋上落满了尘土。他手中拿着一本包了书皮的小书，上身口袋里插着报纸。他似乎在野外什么地方树的荫下呆了一下午，这时正要回家去。他和平常一样，并没有看清是她。他以为这个从郊外来的女孩子，也许是城里人，也可能是个农家女，葡萄大概是她拿进城里卖的。

“你能给我点葡萄吗？”他问。

“拿吧！”她简单地回答。

他这样不客气，使她感到气愤。他的父亲对女生也带有这种轻蔑的神气，说话总是“你”长“你”短的。

“不用担心，我会给钱的，”他说着就掏出两个小硬币来，拿在手里死盯着，好象这是他的最后的几个钱。

“你看错了！”伊利娜说。“我不是女贩子。”

他淡漠地看了看她，但是他的神色突然变了。最后他终于认出了她……终于发现了她的美丽，发现她是与众不同的美人。

“对，你说得很对，你不象个女贩子，”他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没有一点不好意思的样子。

他溜了一眼她那已经穿旧了的上衣和褪了色的裙子边，又看了一眼她的赤脚穿着的帆布鞋。这个女孩子身段婀娜，脸庞美丽，显得那样活泼，有生气！健康的血液使她那微黑的皮肤泛起一种红铜似的光泽；浓密的黑发精致整齐地卷起来；尖尖的鼻子使她的俊俏中带有几分聪慧、高傲的严肃神气。这一切，他认为都是值得玩味的。他用惊奇的眼光目不转睛地盯着伊利娜，把她看得不好意思起来。他的目光里无意中带有一种粗鲁的神

气。可是她并没有生气，却把挎着篮子的手肘送到他面前说：

“拿吧。”

她那有力的手臂，晒得黑紫，雅致的手指上有着清洁而修得整齐的指甲。

他把书插到口袋里，拿了一串葡萄。

“这是什么书？”她带着渴慕的神气问道。

“研究烟草的德文书。”

“哎，多没有意思！……怎么你爱看这种书？”

“那末该看什么书呢？”

“小说呀！……”

“不，我不看小说，”他说道。

她抿着嘴唇，脸上现出轻蔑的神情。叫他再拿一串葡萄，就打算走了。

“我送你回城吧，”他一面说，一面满意地吃着葡萄。

伊利娜淡然地笑了笑，一点没有拒绝的意思。

“我叫保利斯·莫列夫，我父亲绰号‘大礼服’，”他自我介绍着，显然带着拿父亲逗趣的口气。“你知道‘大礼服’吗？”

“啊，当然知道，这还用问！”伊利娜故意表现出惊异的神气回答着。

她马上想起了那死心眼的拉丁文教师，他没有给一个女生打过六分。也许正是因为这一门功课会使她进不了医学院呢。

“你在哪里认识他的？”青年问着。

“中学里。”

“那末说，你是一个中学生啦！……”他感到更意外了。“你在几年级？”

“七年级。”

“你的拉丁文学得怎么样?”

“不错。”

“我不信。一个人这样疯疯癫癫的，怎么能不错呢?”

“谁疯疯癫癫的?”伊利娜惊讶地问。

“我爸爸。”

“他一点也不疯，就是严。”

“不，十足的疯子!”保利斯坚持说。

“毕业考试时我的拉丁文免考，”她说。

“真的吗?……那末你一定是把西塞罗^①反对卡提里那的演说词已经背得象留声机唱片那样烂熟了。”

“不，我听也没有听说过这篇演说词。再说你父亲也不要求人这样背。”她理了一下头发，神气活泼地问道：“你向我作自我介绍为什么要提你父亲呢?”

“因为他是一个很出名的人，人家都说我象他。”

“不，你不象你父亲，也许你喜欢象他吧。”

“是的，喜欢象他!”保利斯自嘲地笑了笑说，随即露出怨恨痛苦的样子。

“你父亲叫什么?”他沉默了一会问。

“我父亲也是个有名人物……查克尔，奥科尔警察总局巡官。你大概听说过吧?”

“当然听说过。”

这时，他们轻松而无拘无束的谈话突然停止了，大家陷入沉默中。

① 马克·图里·西塞罗(纪元前106—43)，古罗马杰出演说家，作家和政治家。他的作品都是文体和标准拉丁语的典范。他为反对卡提里那的演说很有名。——译者注。

“你奇怪嗎？”过了一會兒，伊利娜懊惱地問道。

“不，有什么奇怪呢？”他安靜地回答。

伊利娜輕輕瞟了他一眼。她感到他們的命运有些相似的地方。他俩都因自己的父亲而感到羞愧，好象父亲沒有作大臣或議員，是不能原諒的。

“我并不觉得有这样的父亲不光彩，”她果决地說。

“但是，我为我的父亲羞愧，”保利斯回答。“我不能原諒他，不能原諒他这样荒謬可笑。”

“他有什么荒謬可笑的呢？”

“一切都可笑……和所有的教員一样令人可笑。”

“这只不过是学生的想法罢了。”

“現在的学生都比自己的老师聪明，所以大家都奚落老师。可是喜欢死啃拉丁文这点，却是愚蠢的。”

伊利娜和他爭辯，她举了“大礼服”本人書生气的理由来肯定說：誰要是想上大学，就必须学好拉丁文。保利斯心不在焉地听着她的話，并不反駁。他只是奇怪她怎么会联想到这方面来，虽然奇怪，但也絲毫无动于衷。他那多年感不到一点乐趣的童年时代，以及他那吃粉笔灰的爸爸熬不出头的穷日子，使他的心情变得冰冷了，他厌恶世界，他的心灵里激不起一点波紋。

他們在公路上走着，不知不觉地快到城边了，保利斯覺得他們最好是分开。于是他和伊利娜握了握手，大胆地問道：

“我們明天見見面，你同意嗎？”

他这个突如其来脱口而出的問題，使她窘住了。不論是他的声調还是眼睛，都絲毫显不出感情的激动。在这双很熟悉的烏黑而銳利的眼睛里，既沒有声乐教师那样的柔媚温存，也沒有同班里傾倒于她的同学那样綿羊似的馴順。这双眼睛似乎看穿

了她，但并没有泄漏自己的秘密，它隐藏着一种遥远的，热情的，玄妙的，只有在书本里才可以找到的东西。伊利娜想逃避他这双眼睛，她支吾搪塞地说，明天有事情。但是保利斯却马上打断了她的话头。

“你痛痛快快答复一句！到底是行不行？……”

于是她小声地回答说：

“明天还在这个老地方等我……吃过午饭以后……在这棵榆树下边……”

她呼吸急促，惶惑不安，但是带着愉快激动的心情回到了家。稍过一会，她仔细想了一下，才责备自己太轻率了。难道一个规规矩矩的姑娘能够随便答应一个不经人介绍，只谈过一次话的男人到郊外去幽会吗？尤其是冒冒失失地叫他到榆树下边相会，却不约他到城里小茶食店里去，就更不成体统了；在茶食店不至引起人们的闲话，因为在那里年轻人是可以公开相会的。她对于“大礼服”的儿子，只是感到好奇，一种特殊关心的好奇，使人不能忘怀的好奇，这是由于他健谈，眼神中具有一种和其他男人不同的阴冷的火焰，才唤起了她心中的好奇。她很快就发现他的脸有些和她心目中的“英雄”相似，这个英雄形象是她根据书本创造出来，又根据电影作了补充。她逐渐意识到她是爱保利斯的，甚至感到可以允许他对她有几分放肆。但是她很快就把这种不好的念头驱散了，脸上也羞得通红。

伊利娜为了要使自己镇静下来，就坐在花园里核桃树下边，打开一本书来看。她也不加选择，翻到哪里就读哪里，热情而贪婪地读着那些有毒素的字句，这些字句把她带进了神秘的陌生世界。书中的主人翁永远是为自己的命运绝望地挣扎着的，那

个世界的恶德败行，那里所演出的悲剧，显出一种美丽而颓废的色调，一幕幕地吸引着她，迷惑着她。假如她那纯洁的身体不是这样强壮，没有充沛的生命力，大自然没有如此慷慨地赐给她女性的魔力——能征服所有男人的天生的自然的嫵媚，伊利娜肯定也会陷入忧郁中的。因为她生活在这样一个庸俗狭隘的世界里，却向往着一个童话式的美妙天地。但是，纵然生活在这个卑俗的世界里，她还是尝到了人生的愉快，意识到了她给了男人们什么印象。她美丽而聪明，她以为这要比一个呆头呆脑的丑丫头强得多，即使丑丫头的父亲不是警察而是一个有钱的律师或医生。伊利娜的同班同学追求她，那个头上抿得挺亮的年轻声乐教师三番五次地极力想引起她的注意。她还经常收到匿名的情书。每一个寄匿名情书的人，都可怜巴巴地期望他喜爱的这个姑娘能猜到寄信人是谁，并且赴他的约会。本地腼腆的风流青年所以不敢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信里，是因为他们对于能否成功毫无信心；更何况他们又耽心这种大胆的情书会落到查克尔手里呢。伊利娜倒不嘲笑这些信。她凭着自己热情的本性，本能地体会到，爱情是一种可悲而强烈的感情，纵然是一个傻瓜的爱情也应该尊重。她只是把这些信暗暗地毁掉，没有给任何人看。

查克尔下班回来感到很疲倦，但是心情非常愉快。他年纪五十上下，身材魁伟，肩膀宽阔，威严的脸上胡子刮得精光。他虽然是本地警察局的一个巡官，却更象一个位置很高的宪兵长官。查克尔回到家里，把帽子挂在小穿堂里的木头帽架上，解开制服上的第一颗扣子（他只有在家里才这样），坐在准备好开晚饭的饭桌旁。他的老婆和女儿也在他对面坐进了自己的位子。

往常，金科也和他們同桌吃飯。这本是一种常情，伊利娜却为此感到气恼，她总觉得这个老粗本家碍眼。現在金科不在家，他和几个从乡間来帮助收葡萄的堂兄弟一块留在葡萄园棚子里过夜，这使伊利娜心里很滿意。

查克尔是在乡下生的人，他的老婆是馬其頓旁手工艺人的姑娘，她的娘家是巴尔干战争以后由薩罗尼加逃出来的。看看这摆好的飯桌，这整洁的房間和整个家庭，就能明显地看出这是一个辛勤能干的女人料理的，是一个保加利亚女人，一个賢慧的主妇，一个过惯了俭朴的乡村生活而又善于利用城市舒适生活方式的主妇料理的。家織厚麻布作的餐巾和台布，熨得又光又平，十分干淨。切得很整齐的面包片，放在一个小浅籃子里。所有的家具都擦得亮光光的。一个农家女，嫁到城市里来，能把家务料理成这样，确实不容易。可是查克尔的老婆这套本领，却是在她出嫁以前就从母亲那里学会的。

这个女人脸色黝黑，长着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漂亮而能干。十八年前，她家里虽然很穷，可是查克尔却被她迷住了；那时还在大战以后大罢工的时候，警察赶到烟草栈去镇压工人，这个女孩子当时在“尼古丁烟草公司”作工，是一个普通的堆烟草女工。

这一間寢室兼作飯厅的屋子，使人感到一种小市民的朴素而酷爱整洁的气息，好象屋里所有的东西都布置得那样恰当合适，不应再作絲毫变动。鑲着黃銅球的鉄床上，鋪着一條帶花紋的粗毛毯。白枕头套发出熨斗的气味和漂粉的芳香。地板每周要用碎瓦粉末磨擦一次，現在已經变成了粉紅色。印花布窗帘，栽着天竺葵的花盆，从集市上买回摆在特置的架子上的彩色拿破仑石膏象，已經发黑了的主人和家屬照片，以及他的妻子那件

半农村半城市样式的衣服，都帶着一种安詳愉快的气息，因而使查克尔对家庭怀有无限眷恋。一下班，他就急急忙忙地回家，而不喜欢和朋友們去咖啡館或酒館。总之，查克尔的家庭生活过得俭朴而幸福。

晚飯照例是在活泼愉快的气氛里吃过的。这个家庭里，很少有誰不高兴或生气。飲食虽說不算闊气，但生活称得起是丰衣足食。查克尔在乡間有点不动产，城郊有葡萄园和烟草田；这是从一个破产的債務人那里賤价买来的。在这件事情上，他曾利用职权，对放高利貸的人施加过压力；此外还由于他和法院执达員認識，得到过一些帮助。当时他認為，这样做对債務人有好处，自己也有利益，只是讓放高利貸的人受了些損失。

吃罢晚飯，查克尔点着一支烟，接着就談起了自己的葡萄园和烟草田。他估計葡萄能卖上好价錢，更指望从烟叶上賺一大笔錢。

“今年我决定把收下来的烟叶卖給將軍！”他很郑重地說。

查克尔指的是預备役馬尔科甫將軍，“尼古丁烟草公司”本地分公司的經理。他說过將軍，回头看了一下伊利娜，并突然問道：

“你認識‘大礼服’的兒子嗎？”

伊利娜心中頓時惊慌起来，脸也发白了。

“不認識，”她惶惑地說。“我上哪兒跟他們認識去？”

查克尔微帶惊异地看了看她。

“在中学里，”他說。

“噢……想起来了！……我認識那个小兒子。”

“被开除的斯捷潘嗎？”

“是的。”

“嗯……这个人怎么样？”

“还好……中学里功课不错……小伙子也聪明。”

“哼！聪明！做坏事倒很聪明！……”查克尔慢慢地喷了一口烟，说着。“另外两个也都是没出息的东西。老大是个共产党，蹲过监狱，结果下落不明。老二至今还在到处游荡，没有正事干。”

“那末你问的就是他吗？”

“嗯，将军打算给他找点事情作。”

伊利娜的心跳得更厉害了。

“找就找吧，这有什么，”她用差不多变哑了的声调说了一句。

“我对将军也是这么说的。”查克尔又解开一颗衣扣。“也许他能够变得象个人。你听人家说过他什么话没有？他是不是共产党？真靠不住！”

“不会的，……”伊利娜脸上浮起一层红晕。“他不是共产党员。”

“你怎么知道呢？”

“我没有看见他和共产党员在一起呆过。”

“这末说，你和他认识罗？”查克尔看见女儿的窘象，感到生气，就埋怨起来。

伊利娜没有答言，动手帮着母亲收拾饭桌。查克尔内心的恼怒也就慢慢平息了。他走到院里，爬上梯子，从钉在房屋正面板上的木板条上取下几串烟叶。伊利娜从他手里接下来，细心地迭放在一起，然后送到小菜园旁边的木棚子里。因为怕被夜里露水打湿，每天晚上都要把烟叶收起来。烟草的颜色好不好，味道淳不淳，完全在乎晒的工夫，这是一个相当麻烦的工作。烟